

醉遊旗亭適廢人白於道路探懷出錢盈掬遺之頗好施藥拯救疾苦宋仁宗聞先生之名特詔上殿賜坐及賜茶藥館於芳林園未幾告去賜號南嶽養素先生住南嶽招仙觀是時學士賈公昌朝贈先生詩云聖澤深害隱逸身道裝宜用葛為巾祝融峯下醉明月湘水源頭釣紫鱗曾見海桃三結子不知甲豈幾回春他年我若功成去願作壺橋說履人先生和曰近告明君乞得身不妨林下戴緇巾滿斟野酒浮瓊蟻旋釣溪魚繪錦鱗元府鳥離飛後夜洞中龍子養長春吾嘗儻若為同志續有臺天兩箇人先生有弟子陳通更問無功行即不至神仙之地先生曰古之為功行恐人知今之為功行恐人不知此所以功行膚淺卒無所成就也尚書郎李觀為進士時游南嶽過長沙飲旗亭中忽有負竹奩持釘鉸具者謂曰子往南嶽為我問養素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觀至南嶽以語先生先生大驚曰其人眉間有白痣乎曰然先生嘆曰是海蟾子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以

出之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也先生獨宿閣上一夕與人言語侍者穴隙窺伺見紅光滿室明日客詢之先生曰吾師劉道君行雨過此留語少刻也先生一日沐浴竟召侍者謂之曰吾今一百七十二歲安可復顧先生位號但不欲拒聖君之意今當捨去矣乃奄然而逝先生多遊西川亦時來湖湘間令人時復見之一云玉谿叟李觀遊南嶽欲見藍養素道中逢一人荷釘鉸之具謂觀曰子非李觀往嶽山見藍養素乎曰然其人又曰煩公寄一信於藍公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觀既見藍具述所言藍曰眉間有白痣乎公曰有之藍曰此劉海蟾也吾養聖胎已成非斯人不能證果觀曰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藍拊掌大笑推闡頂雷隱然見一人如雪月之輝與藍無異直上冲霄而藍已逝矣觀焚香歎息而退今嶽山長嘯先生是也肉身塑像存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九 漢 浮雲山聖壽寺年宮道士趙通二編修 侯先生 侯先生莫知何處人也宋仁宗慶曆年間貨藥於京師先生年四十餘無鬚眉若患風疾者身有瘤贅隱起徧於肌體周遊市里行以貨藥藥亦少人買多見半醉夜即與丐者同處有馬元者好修養切疑之一日隨之時盛夏先生出閭闔門至池上以數金與門吏而入元連望之先生至西北岸解衣入水出沒頗甚自得元乃就視見一蝦蟆其大如席目光如火元遽引退不久先生出著衣而去元乃揖之先生笑曰適子見吾手元曰然乃召元於酒肆中曰吾乃服氣者也戀帝鄉美酒久未能去乃瓢中出藥一粒曰服之令子壽百歲飲至夜各散去自此不復見有自蜀中來者云見先生貨藥於市

張九哥 張九哥不知何地人也宋仁宗慶曆中聞在京師畫則闕行於市或問人化錢有餘則復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八

與人夜多宿空閑室宇或糞壤中雖盛冬單布裘汪流覆面人亦多言其有遁者燕王一日登樓看見小兒輩隨九哥行於道王命召之曰汝有遁乎曰不也王曰有何伎藝曰惟學得快活術王笑與之卮酒他日又見復與

之酒一壺歲餘九哥詣宮門謂門吏曰但道張九哥來別大王門吏不為通九哥趨入王聞諠譁召門吏吏以九哥對王逡呼九哥九哥曰嘗蒙賜酒將遠遊故來別也王命左右酌酒飲之九哥曰某有小伎欲以悅王可乎王曰何伎也九哥曰借帛一匹金剪一柄王命取黃羅一匹及剪刀九哥取羅重疊而剪為蜂蝶狀隨剪皆飛去少頃羅無了遺蜂蝶莫知其數或習王之衣袂或聚美人髮髻他皆散飛庭中王驚顧大喜少選九哥曰恐夫王之帛乃呼之一一皆來復為羅一端羅中間一缺似一蝶之痕乃一蝶為官人所捕也王曰此蝶可歸乎九哥曰不可也若隨呼而來可既久即已亦留此為記異也王曰吾壽幾何九哥曰王壽與開寶寺浮圖齊空又飲

酒乃去後浮圖災王亦覺其先見之驗如此自此湖湘有人見之豐神如舊

安昌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舉進士宋仁宗皇祐中朝廷平儂智高推恩二廣凡進士曾試禮部者皆特試于庭昌期因是得官為橫州永定尉以事去官遂不復仕獨與一童遊廣東放浪山水間同年有胡濬者曲江人嘉祐中為惠州海豐人昌期往過之留甚久杯酒間多為嬉戲小伎娛悅坐人因結紙數紐覆而咒之良久器遂動徐徐放之皆為鼠矣咀嚼舉動如真復覆之則依然結紙也時採山藥嚼而吐之以示人皆如膠飴或通夕不寐嘗指其童謂人曰勿輕此童他日與吾偕隱英宗治平二年復攜童遊廣州清源縣峽山寺謂僧曰久聞峽山有和光洞故來遊遂與童俱往數日不返僧疑其為虎所噬率僧僕數輩徧求之了無所見洞前見有詩石壁上曰蕙帳相辭去猿猴不忍啼琴書自為樂朋友孰相攜丹竈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山子曾

隱人莫擬夷齊後題云前橫州永定縣尉安昌期筆

陳景元

道士陳景元字太虛師號真靖自稱碧虛子建昌之南城人師高郵道士韓知止已而別其師遊天台山遇鴻濛先生張無夢授秘術自幼讀書至老不倦凡道書皆手自校寫積日窮年初遊京師居醴泉觀衆請開講宋神宗聞其名詔即其地設普天大醮命撰青詞以進既奏稱善得旨賜對天章閣遂得令師名又改章服累遷左右街副道錄已卯乞歸廬山羣親詔賜白金助之行李無他物百擔皆經史也所居迨儒賢書各為齋館而區別之四方學者果從其遊則隨所類齋館相與校讎於是人得盡其學所役二奴曰黃精枸杞馴而不狡真有道之役也大臣王安石王珪喜與之遊初歸廬山與安石別安石問其乞歸之意景元云本野人而今為官身有更責觸事過嫌猜不若歸廬山為佳安石頷其語書几間曰官身有更責觸事過嫌猜野性難堪此廬

山歸去來復書其後云真靖自言如此景元喜作正書祖述義之樂毅論黃庭經下逮歐陽詢化度寺碑耳年七十沐浴改衣韻語長嘯一聲正坐而逝其語云昔之委和今之蛻質非化非生復吾真宅世乃悟其尸解有注道經二卷老氏藏室纂微二卷注莊子十卷高士傳百卷文集二十卷大洞經音義真注靈寶度人經傳于世

劉玄英

劉玄英字宗成號海蟾子初名操字昭遠後得道改稱馬燕地廣陵人也一云大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為相素喜性命之說欽崇黃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來謁海蟾乃邀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對但自稱正陽子海蟾順風請益道人為演清靜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圓之狀海蟾驚異之嘆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以盡其錢擊破為二擲之遂辭而去海

蟾因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設宴棄金玉玳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有詩云拋離火宅三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當時之實也一旦遽辭燕地遠泛秦川陶真於秦華之前道跡於終南之下韶光隱晦人莫測其所以然一云為燕丞相一旦遽悟棄官學道後遇呂洞賓得金丹之秘旨自此往來終南秦華間復結張無夢神放訪陳希夷先生為方外友亦間作詩有詩集行於世其詠修煉則有還金篇行於世後隱代州之鳳凰山宋仁宗天聖

九年遊歷名山所至多有遺迹一日於州壽寧觀題古詩十韻云醉走白雲來倒提銅尾秉引箇碧眼奴擔著獨壺瘦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露壺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箇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抱是仙家境醉卧松陰下閑過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傍撮襟書龜鶴齊壽四字題云廣陵閩民劉某書至鳳凰山來儀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

五星惟土宿尚存其所寫真幅中黃衣右有挑酒瓢左肩提布囊破綻處補之氣韻言蟾人望之知為有道者又嘗於成都府青羊官澄墨成壽山福海四字二處相隔地裏甚遠至來儀僅兩舍西蜀至代數千里皆同日時而書之以示分形散景神變無方之妙丹成尸解有白氣自頂門出化為鶴飛而冲天全真傳云十二月二十四日降世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昇不記何年大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張用成
張伯端天台人也少無所不學浪迹雲水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徧歷四方宋神宗熙寧二年陸龍圖公說鎮益都乃依以遊蜀遂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修煉功成作悟真篇行於世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為得最上乘禪旨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輒到一日與紫陽相遇雅志契合紫陽曰禪師今日能與同遊遠方乎僧曰可也紫陽曰唯命

張伯端天台人也少無所不學浪迹雲水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徧歷四方宋神宗熙寧二年陸龍圖公說鎮益都乃依以遊蜀遂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修煉功成作悟真篇行於世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為得最上乘禪旨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輒到一日與紫陽相遇雅志契合紫陽曰禪師今日能與同遊遠方乎僧曰可也紫陽曰唯命

是聽僧曰願同在楊州觀瓊花紫陽曰諾於是紫陽與僧處一淨室相對瞑目跏坐皆出神遊紫陽繞至其地僧已先至遠花三匝紫陽曰今日與禪師至此各折一花為記僧與紫陽各折一花歸少頃紫陽與僧欠伸而覺紫陽云禪師瓊花何在僧袖手皆空紫陽於手中拈出瓊花與僧笑說紫陽曰今世人學禪學仙如吾二人者亦間見矣紫陽遂與僧為莫逆之交後弟子問紫陽曰彼禪師者與吾師同此神遊何以有折花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神弟子曰唯紫陽常云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詳言命而畧言性釋氏以性宗立教故詳言性而畧言命性命本不相離道釋本無二致彼釋迦生于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為最上乘法故號曰金仙傳大士詩云六年雪嶺為何因只為調和氣與神一百刻中為一息方知大道是

全身鐘離正陽亦云連磨面壁九年方起內院世尊冥心六載始出凡籠以此知釋迦性命兼修分曉其定中出陰神乃二乘坐禪之法奈何其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常用違徒一念差誤則透靈別殼異胎安能成佛是即我教第五等鬼仙也其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陰中超脫神傳不明鬼關無姓三山無名雖不入輪迴又難返蓬瀛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奪舍而已其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欲於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陰神乃清靈之鬼非純陽之仙以其一志陰靈不散故曰鬼仙雖曰仙其實鬼也故神仙不取釋迦亦云惟以佛乘得滅度無有餘乘又曰世間無有二乘得滅度惟一佛乘得滅度爾釋迦之不取二乘即我教之不取鬼仙也奈何人之根器分量不同所以釋氏說三乘之法道家分五等仙三十六百傍門法也鐘離真人云妙法三十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為根豈知些子神仙訣不在三千六百門此正釋迦所謂惟一佛乘得

滅度之意也一云英宗治平中龍圖陸公帥桂林取紫陽帳下典機事公移他鎮皆以自隨最後公薨於成都紫陽轉徙秦隴久之事扶風馬默處厚於河東虞厚被召臨行紫陽以悟真篇授之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後虞厚出為廣南漕紫陽復從之遊於元豐五年三月十五日跌坐而化住世九十九歲有尸解頌云四大欲散浮雲已空一靈妙有法界圓通一好禪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笑實烏色皆紺碧群弟子至遂指謂曰此道書所謂舍利釋金姿也後七年劉奉真遇紫陽於王屋山留詩一章而去徽宗政和中紫陽一日通名姓謁黃公冕仲尚書於延平黃公素傳容成之道且酷嗜爐火年加耄矣語不契而去繼後寓書於黃敘述甚異其孫銓見其書秘不盡言其中大略紫陽自謂昔與黃皆紫微天官號九皇真人因誤校勘劫運之籍遂謫於人間今垣中可見者六星而已潛擇者三月成見仲伯維揚子先生也用成爲

紫陽真人冕仲曰紫元子公曰紫華一時被
 謫官吏皆已復于清都矣今用成又證仙品
 獨冕仲沈淪於宦海凡當為人十世今九世
 矣來世苟復速妄合應別淪異趣無復昇遷
 之期紫陽故叙仙契力欲推拔而黃公竟不
 契以歿惟自號紫元翁而已九皇不載于天
 官即微星也度弟子不一其弟子白龍洞劉
 道人名奉真白日飛昇即建康府劉斗子也

馬自然

馬自然不知何許人也少習修真煉氣之方
 年六十有四至建昌酒壚見四道人衣百結
 而儀觀甚偉有童在傍自然問其氏名答曰
 鍾離先生呂先生劉海蟾陳七子也自然大
 驚僕僕往拜之鍾離真人曰汝骨氣異凡曹
 吾數十年來可教者莫爾及也俄與呂陳二
 公偕去曰爾有師矣獨海蟾留乃為自然演
 金丹之秘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惚惚惚
 其中有物物非常物也精非常精也天得之
 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天能抱元守
 一四天關轉地軸則陰陽會而乾坤合矣於

是開坎離之戶使龍虎交媾入戊己之變化
 此上天之靈寶妙中之妙者也是法者人皆
 有分焉惟其識昧神昏沈溺愛欲惑知之而
 未達閉息孤坐存神入妄激津則嚙唾導引
 則勞形辟穀則中餒吐納則召風邪外荒則
 燒鉛汞內荒則淫陰丹如是中不煉而神不
 存矣自壯而趨老自老而趨死如六驥扶陳
 亦可哀哉爾當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
 神洞達與道合真自然聞其言而師之遂得
 道後遊廬山酣寢石上踰六旬堯者過始驚
 寤之俄去入閭阜山登紫房訪清虛時復往
 來市道上著蓑裳冠笠持大鐵杓化錢市
 酒醉則徜徉山澤間其後不知所終

石泰

石泰常州人字得之號杏林一號翠玄子遇
 張紫陽得金丹之道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
 海蟾曰異日有為汝脫羶解鎖者當以此道
 授之餘皆不許其後紫陽三傳非人三遭禍
 患誓不敢妄傳乃作悟真篇行於世曰使宿
 有仙風道骨之人讀之自悟則是天之所授

非人之輒傳矣中罹鳳州太守恣按以事生
 黜寬經由邠境會大雪與護送者俱飲酒村
 肆杏林適肆中既楫而坐見邀同席杏林笑
 顧為此眾客方懂彼客未成飲盃來相就於
 是會飲酒酣問其故具以告杏林念之曰邠
 守故人也樂善忘勢不遠千里能迂玉趾有
 因緣可免此行紫陽懇請護送者許之語相
 與於邠杏林為之先容一見獲免紫陽德之
 曰此恩不報豈人也哉子平生學道無所得
 聞今將丹法用傳於子杏林拜謝仰受付囑
 苦志修煉適成作還元篇行於世壽一百三
 十七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
 尸解作頌云雷破泥丸穴真身駕火龍不知
 誰下手打破太虛空後二年易介復見杏林
 於羅浮山

薛道光

薛道光一名式一名道源陝府雞足山人也
 一云閬州人字太原嘗為僧法號紫賢一號
 毗陵禪師雲遊長安留闕福寺參長老修嚴
 巖與道眼因緣金雞未鳴時如何沒這音響

又參僧如環得如何是起佛祖之談糊餅圓陀陀地因枯樛頗有省悟有頌曰軋軋相從響發時不從他得豁然知枯樛說盡無生曲并裏泥蛇舞柘枝二老然之自爾頓悟無上圓明真實法要機鋒迅捷宗說兼通且復雅意金丹導養宋徽宗崇寧五年丙戌冬寓邵縣之青鎮聽講佛寺適遇鳳翔府扶風縣杏林驛道人石泰字得之年八十五矣髮綠朱顏神宇非凡夜事縫紉紫賢心因異之偶舉張平叔詩曲石豐然曰識斯人乎吾師也備言紫陽傳道之由紫賢乃稽首皈依請因受業卒學還丹傳受口訣真要且戒令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即可圖之紫賢遂來京師棄僧迦黎幅巾縫掖和光混俗顛了此事乃註解悟真篇作復命篇及丹髓歌行世紫賢道成壽一十四歲於光宗紹熙二年九月初九日尸解作頌云鐵馬奔入海泥蛇飛上天蓬萊三島路元不在西邊明年沙道暉復覓紫賢於霍童山

陳楠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縣白水巖人以盤龍菴補為生浮湛俗間人無知者作盤龍菴補頌盤龍頌云終日盤盤圓又圓中間一位土為尊磨來磨去知多少箇裏全無芥塵痕菴補頌云有漏教無漏如何水泄通既能圓密了內外一真空其言下起悟如此根器際可想見也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訣於毗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每人未符水翠虛捨土付之病多輒愈故人呼之為陳泥丸宋徽宗政和中擢提舉道錄院事後歸羅浮以道法行於世所至與人治鬼潮陽民家女苦狐厭狂易無度翠虛用雷符薰狐魁殺之時披髮走日行四五百里攜衣百結塵垢滿身間食犬肉終日爛醉莫測所如而濟人利物效驗有不可拚者嘗之蒼梧遇郡禱旱人憂鳴死翠虛執鐵鞭下淵潭驅龍起須臾陰雲四合雷雨交作境內霑足遂為豐年過三山大義渡洪流湍悍舟不敢行翠虛浮空而濟行欽管道上遇群盜拉殺瘞之後三日盜散復懸遊長沙衡帥節制拘

送邑州去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舍水銀越宿吐視已成白金乞與其徒不顧翠虛常自言閱世四十三然有四世見之者湖廣中人常問翠虛覓詩但自口縷縷而出皆成文理第不肯親書竟未解其故有翠虛妙悟全集行世及作羅浮翠虛吟以丹法授瓊山白玉蟾其出入玉蟾常侍左右翠虛於寧宗嘉定六年四月十四日在漳州赴鶴會罷說與會主云我當來會裏戶解會主不以為事遂留四句命玉蟾題之曰頂上雷聲霹靂混沌落地無蹤今朝得路便行騎箇無角火龍彼時玉蟾隨侍在漳州梁山翠虛與一菴補老子倚角入水而逝其菴補老子先有一斧在地再尋其斧斧亦不見玉蟾嘆曰此水解也當日有葛縣尉在漳州寧鄉縣見之翠虛與尉之父為久契因寄一書使尉歸潮達其父後方知當日在此尸解在彼見也翠虛度弟子三人鞠九思沙塾虛白玉蟾

白玉蟾

先生姓白母以玉蟾名之應夢也字以闕象

甫一字如晦世為閩人以其祖任瓊州之日
 故生於海南乃自號為海瓊子或號海南翁
 或號瓊山道人或號蟠庵或號武夷散人或
 號神霄散吏幼舉童子長遊方外得翠虛陳
 泥丸先生之道當時士大夫欲以異科薦之
 弗就也自得道之後蔬膳絕粒凡九年而四
 方學者如牛毛若夫出處之大槩與其著書
 立言之畧及所行有神異靈奇之處備見諸
 書其初先生事翠虛九年始得其道翠虛遊
 方外必與先生俱逮翠虛解化于臨漳先生
 乃獨往還於羅浮霍童武夷龍虎天台金華
 九日諸山擊頭跣足一衲弊甚而神清氣爽
 與弱冠少年無異喜飲酒不見其醉博洽儒
 書究竟禪理出言成章文不加點隨身無片
 紙落筆滿四方大字草書視之若龍蛇飛動
 兼善篆隸尤妙梅竹而不輕作間自寫其容
 數筆立就工畫者不能及受上清籙行諸階
 法於都天大雷最著所用雷印常佩肘間所
 至祈禳輒有異應時言休咎警動聾俗姓名
 達於九重蒼素之褒笑而不受有願從之遊

者莫得也嘗在京師遊西湖至暮墮水舟人
 甚驚遂湖而尋不見寔旦則先生在水上猶
 飄然也一日有持刃追脅者先生叱之其人
 不覺墜刃而走先生召之曰爾來勿驚遽以
 刃還之鄰人有稱先生入水不濡逢兵不害
 者後縱遊名山莫知所之劉後村序工應六
 死非或云尸解於海豐縣
 彭耜字季益世為三山人奕世顯宦自其少
 時早有文聲自中銓後恬不問仕事海瓊先
 生白玉蟾得太一刀圭火符之傳九鼎金丹
 砂汞之書紫霄嘯命風霆之文師作鶴林賦
 復作詩曰買得螺江一葉舟功名如蠟阿休
 休我無曳尾乞憐態草作灰心不仕謀已學
 漆園耕白兆甘為闕令候青牛刀圭底事憑
 誰會明月清風為點頭其所居立鶴林靖日
 以孔老娛其心以符治疾多所全濟鄉邦得
 之一時寓貴多勉其任宰不可破然而學問
 博洽趣尚清遠須古之孝廉不是過也嘗路
 欲以隱逸薦之于朝君聞而遜謝之終日杜

門與世絕交遊凡生產家人之事曾不經意
 其內子潘藻珠厥志一也晨夕惟薰修而已
 耜得與則賦詩或亦飲酒飲必大醉冥然後
 止遇有鬼神加害者則以丹符療之遂愈其
 沈酣道法呼嘯風雷人所敬慕後尸解於福
 州今城東有麻丘山鶴林道院存焉
 朱橋
 朱橋號翠陽世居淮西安慶之望江其先世
 皆無聞於時橋之生也母嚴氏夢吞一星光
 大如斗已有娠十五月母常憂焉一日遇道
 人於門首手持一物如橋謂其母曰食此子
 生矣母喜而受之請問名氏道人乃出神中
 一扇示之上有鞠君子三字曰吾姓名也言
 訖遂失其所移時而橋誕時壬戌仲冬二十
 有六日也父異之因命名橋子及六歲而怙
 恃俱失橋生而聰慧有志儒業尤精易數且
 謂丹道造化之妙無出於此嘗兩領鄉薦未
 遂科第之志喜聞道釋之書後因臨池顧影
 倏然驚悟乃厭薄名利欽慕修煉所至名山
 勝地必遂登覽意在得師以證入道歲在戊

子因往惠之博羅一日屋中遇一道人手裡一橋狀若風狂且行歌笑而吟曰橋橋橋無人識惟有姓朱人方知是端的衆皆駭之莫曉其意獨橋有所感隨至郊外無人之境乃拜而問曰真人非鞠君子乎道人驚曰子何人也橋以姓名告乃悟昔之時事道人曰子自謂平日所欲者何或富或貴惟汝擇之吾從所請橋笑而答曰人生富貴如海上飛空中雲聚散何有定據惟聞神仙有長生不死之旨換骨回陽之妙可得聞乎道人默然弗答橋乃涕泣而復請曰宿生慶幸獲遇仙君不揣愚蒙願垂點化道人因爲之說曰夫息者自心也元氣也乃虛無之根造化之主升降離合悉從心起衆生所以迷失本真輪迴六道流浪四生者爲不能了此心爾故古仙人惟欲人明了此心了心則見自性見自性則去聖不遠若此心不明了皆非正覺無上至真之妙道也橋一聽斯語恍如自失道人乃指山前一巨石約以明日早至吾當度汝橋一再往道人已先坐于石上曰子來何

遲橋乃愧謝而退及夜半而往馬道人曰子之來令其時矣遂與之盟天誓地即以九鼎刀圭火符之訣五雷金書玉篆之文九八飛神陽道之法心傳口訣悉以付之且誠令往皖公山築室依法修煉後當有一小兒至宜以道法傳之繼汝後也餘皆勿許功成之日吾當保舉汝登雲天矣橋拜謝訖道人乘雲冉冉而去道人者即橋母所遇之鞠君子號九霞九霞之師則翠虛陳泥丸也橋敬遵其教入皖公山築室修煉後有登山者見一小兒潔白如玉洗手庵前皖水之上其行如流星之速及隨其所入庵而不知其所止惟橋儼然端坐人皆謂橋嬰兒之顯相也橋後爲寇所獲入閩至惠之博羅有鄉人陳六者在彼因爲少留與之終日醉酒爲樂茹葷食肉無所忌擇或訝而問曰先生平日齋戒如此今反嗜如彼何邪橋答曰吾所以混俗和光同塵不欲自異爾子不聞魚之與虎乎魚若異群棄水躍岸則死虎若異群棄山入市則擒吾但心與道冥超乎萬幻至理之妙身

外有身故非世俗所得而知也橋留惠三載一日天氣嚴寒忽謂鄉人陳六曰吾將去矣汝盍爲我圖之陳莫能測翌日橋乃坐化於旅館中陳乃與其館主謀之扛擡橋於門首緣化得錢十餘貫爲殯埋之奉及次日橋乃復甦越數日入城中又謂陳六曰吾今當立化於縣衙前陳從其言化後用泥塑之駭而衆觀者千餘人忽博羅狼吏醉時而前曰汝前日假爲坐化今復假爲立化遂執登觀之惟見堆泥墮地而已衆人方知橋示神變而尸解云時宋理宗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橋有弟子姓鄭名孺子號翠房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九